

美国当代流行文化批判

张晓立

(外交学院 英语系, 北京 100037)

摘要:运用历史回顾的方法分析美国当代流行文化。分析认为,分析美国当代流行文化,必须将其置于产生这种文化意识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人文观念的框架下进行;依据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流行文化批判的立场,主张流行文化的产生和兴起是工业、都市、大众消费时代的文化意识的崛起;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学说进行了必要的补充。

关键词:文化批判;美国流行文化;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强势文化;消费伦理;文化霸权;大众文化;精英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4-0074-06

基于文化精英主义的意识和立场对流行文化的批判,在西方学术界和知识界均产生了巨大社会和学术影响,但这种批判理论并未能够阻止以美国都市文化为基调的流行文化在西方世界甚至全球领域中霸权地位的形成和发展。美国流行文化具有极强的全球性、商业性、功利性、娱乐性和大众性。人类大众生活方式的改变是社会整体文化观念改变的集中体现;文化观念的改变又为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价值基础。人类社会变革的意义总是在悖论中显现,变革的过程充满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暗含着巨大的颠覆性和破坏力。文化研究应该超越“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对流行文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加以诠释和预测。

一、流行文化定义与法兰克福学派

准确定义流行文化绝非易事。就广义而言,以美国流行文化为代表的当代流行文化是西方文化在都市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意识体系,代表着西方社

会精英与大众文化的混合体,承载着传播西方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的功能。美国流行文化具有当代西方流行文化的国别属性。流行文化的定义可以是不同历史阶段涵盖从“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到“都市文化”的广泛属性。美国当代流行文化可以被称为“商业文化”或“商业化的文化”,其具体形式包括好莱坞电影、百老汇音乐剧、电视肥皂剧、大众商业广告、网络游戏、迪斯尼主题公园等一系列以商业形式运作、以市场手段推广的盈利文化方式。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很少将流行文化纳入其专业研究范围。而到了20世纪末,流行文化成为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实用价值判断,美国流行文化是美国对外推广其价值观的最佳载体,也是开展文化外交的利器,更是出口产业中最盈利的部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美国流行文化是美国软实力的具体体现。然而,汹涌扩张的美国流行文化遭遇了来自欧洲大陆和美国本土的文化精英知识团体的猛烈抨击和抵制。这种抨击和抵制未能够有效阻止美国流行文化借助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在全球的急剧扩张。

收稿日期:2012-12-14

作者简介:张晓立(1957-),男,北京市人,副教授。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霍克海默、^①阿多诺、詹姆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精英主义^[1]的立场,用艺术审美的视野对以美国都市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流行文化展开了犀利的批判和抨击。其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主要是流行文化中的“去个性化”、“过度商业化”、“艺术复制化”、“精神迷失与堕落”和“文化产业化和生产规模化”等后工业阶段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显著特征。麻痹、麻醉和瓦解大众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制度反抗意识,是法兰克福学派诘难流行文化的主要理论依据。他们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流行文化对大众民主参与意识的剥夺和对个人审美意识的侵蚀和亵渎。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对于流行文化的批判也存在着显著分歧。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对流行文化的系统批判主要基于“纯粹理性的意识”,忽视了对流行文化产生的深层次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源动力的分析;而本雅明认为,流行文化的产生与繁荣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客观合理性,尽管如此,针对流行文化对传统价值理念和经典审美意识的颠覆和亵渎,同样感到由衷的悲哀和质疑。^②詹姆斯则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史观,通过后现代主义的定位和解析,对流行文化进行了全景式的批判,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科技—生产—消费的强大运行逻辑和路径支配下,人类古典文化和高雅精神领域日益萎缩和被边缘化的现实境地。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现实生活在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体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所引发出来的“旧”与“新”、“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守旧”与“创新”之间的二元对立、转换、替代,则是传统和经典文化研究的永恒话题。

在社会意识权力结构的变革和转换过程中,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批判和排斥的对象(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总是顽强地代表着某种新兴的生命力和对社会大众的吸引力,因而在极力争取其生存和拓展空间。传统与创新之间、维护与颠覆之间的博弈,深刻反映着现代社会的特征,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衰落和终结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启蒙和降临。真正的挑战则是在两个时代意识和文化观念的过渡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转型的精神震荡和价值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学派和以屈瑞林、贝尔等为代表的美国“左翼”文学文化批评运动,在激烈抨击和辛辣批判美国流行文化“低俗、庸俗、媚俗”和过度商业化倾向所表现出来的反抗和叛逆风格,似乎与美国流行文化所展示出来的反传统、反主

流和反精英意识体现出高度的精神一致性。前者从欧洲工业化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中获取了巨大的理论营养和精神动力,从他们的精神领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主义批判意识、康德感性美学和理性思考的完美统一,到尼采对工业化社会和后现代虚无主义观念的猛烈抨击,所表现出来的反叛和颠覆精神中继承了悠久的历史传统。而流行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同样笃信人类发展的终极意义表现在对现实持久和持续的批判和颠覆之中;表现在对权威的挑战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革新、反抗甚至毁灭。流行文化以群体意识取代个体精神,解构中的建构、毁灭中的创造是其核心理念,渲染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元素和叛逆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对美国流行文化的深刻批判和猛烈抨击,扩大了流行文化在精英社会阶层中的影响力,极大强化了其意识主体和文化意义的社会存在价值。这是历史发展演化的悖论或曰历史发展的二元对立的辩证统一。美国流行文化在欧美社会文化精英和“高雅文化”捍卫者的批判、声讨和诘难的叙事语境中和解读文本里脱颖而出,成长为社会新兴强势集团价值观的鲜活载体。

二、流行文化代表了西方强势文化的新形式

西方大众文化的流行和显赫地位的凸现是 20 世纪美国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的后果。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促生了大众文化产业的出现,是资本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在文化产品领域中的物化表现形式。从文化史上看,相对于所谓高雅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一直存在

^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是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他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标准的模式。他与哈贝马斯的冲突围绕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

^② 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文化批判”理论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哲学流派,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领导成员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初发展起来,其社会政治观点集中反映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中。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叔本华、尼采和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批判理论超越一切哲学之上,并与每一种哲学对立;这种批判否定一切事物,同时又把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包含在自身之中。

三、美国流行文化产生的历史必然和应然

美国流行文化的产生与兴起并非偶然。就宏观发展趋势而言,流行文化是在一个特定阶段里,社会上流行的文化形态和观念以及反映这些形态和观念的社会集体行为方式和生活生存状态。流行文化与大众消费行为的改变相伴相生,之所以如此,是由其功能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相对于高雅文化,流行文化产品的主要功能是娱乐大众,其产品和服务形式则完全“根据”和“服从”社会大众品味和趣味制作,并在市场上以最大限度盈利为目的出售。流行文化产品一般是通过大众媒介推广和传播。流行文化只有在物质富足的社会里才能存在和普及。流行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以经济利益驱动、市场商业炒作、年轻群体拥趸、感官刺激为主、享乐纵欲为先、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流行文化具有叛逆精神、反体制和反传统特征、反抗和颠覆高雅文化的属性,其本质带有现代主义的色彩和风格^[4]。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后工业社会整体上已经进入以大众流行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制作、生产、推广和传播为主要消费特征的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以大众消费为基础的都市流行文化具有其有别于所谓精英文化的突出和鲜明的特征^[5]。大众文化的崛起和与精英文化的对决折射了人类物质意识释放和精神自由放逐的历史。这种历史以“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之间交战和博弈方式展现给社会。一些文化研究学者通常是将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放置于一个对立的框架中分析大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而现实所展现的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的相互关系则是一个更为模糊、朦胧和诡异的交织互动状态。最具隐喻和象征意义的穿着打扮的变化最能直观反映人们内心意识的真实渴望和欲求的变化。以装束自由表达为特征的身体解放应该是灵魂解放的前提,或者说身体的解放预示着某种精神自由表达的象征。^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而应是相互补充的。“物质”与“精神”之间、“灵魂”与“肉体”之间微妙关系的现实存在将人的意识永远置于动态的分裂和衔接的状

^① 朱大可《大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2008年9月23日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

着,并顽强和努力地表现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在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期间,由于资本力量的介入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以及大众生存、娱乐和休闲方式的改变或者说被改变或者被操纵,掌握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话语权的统治集团有必要和需求,也有可能借助某种社会大众的力量和情绪强化、推进其统治意志并以此来巩固现存的社会意识形态体制和政治经济结构。这种促进大众文化流行的行为逻辑本身,与创造性和毁灭性文化、文艺和文学的创新以及表现个性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冲突和整体性紧张关系。这就是贝尔所深刻分析和阐述的“轴心冲突理论”观点的核心^[2]。美国作为当代西方流行文化的大本营和发源地,集中代表了大众文化发迹、发展和发达的历史轨迹和规律。美国是西方古典和精英文化传统相对薄弱的社会,又是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也是最具经济实力和商业氛围的文化产业发轫地。所有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西方流行文化的“卖家”。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形态转型的过渡期。工业化国家首先告别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踏上走向未知的不归路。在20世纪人类发展的进程中,美国占据着中心和突出的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的形成基础是美国经济、科技、军事和高等教育的全球影响力^[3]。承载和传播美国影响力的,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影响着全球文化意识的则是其流行文化。20世纪后半叶全面实施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与美国发展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的过程中,无论是其知识精英还是普通大众,均受到美国流行文化巨大力场的影响和渗透。美国流行文化的标志在人们心中建构了所谓的美国国家形象。美国通过其强大的商业市场营销网络,向全球输出代表工业和消费时代的流行文化所折射出来的都市生活方式,成为20世纪全球最具文化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不计其吹嘘和炫耀的成分,卢斯称20世纪为“美国世纪”,是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上的个人客观陈述,但其夸张和傲慢的成分并未消减和去除美国国际文化影响力的持续扩增。到20世纪末,全球经济体系正逐步走向市场全球化。许多原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始了以市场体制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模仿模式。文化商业化和流行化是美国社会文化形态的现实特征,也许还将影响和主导全球流行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态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物质利益的诱惑与潜在精神追求的冲动所引发的焦虑、困惑和迷茫是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表现在价值观念上就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紧张和复杂的依存关系。

文化包括各种类型,其概念相当宽泛。不管何种类型的文化,都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行为和思维规范的表达方式。文化的首要功能是保证在社会规范原则普遍认可的范围内,输出、表达、传递、体现和确认人类整体自我存在的独立判断、多元选择、自主意识和存在价值^[6]。如何阐述和诠释这些功能的表达是当代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因为表达方式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核心功能点上,流行文化面临着严峻的理论挑战和内在演化矛盾。这些都表现在其致命的内在悖论中。在大众传媒、商业广告和市场力量的联合推动和控制下,流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是否能够保证流行文化倡导者自身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表达。流行文化之所以流行,是社会大众和流行观念意识引领者(新商业精英阶层、大众传媒机构、特殊利益集团、叛逆知识团体)之间互动、博弈和磨合的结果。无论是流行文化的制造者还是接受者,都从这种文化形态中获得了自己的不同利益,满足了各自的独特需求。但归根结底,流行文化是文化经营产业和都市商业文明相结合的市场化产物。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其唯一动机和目的。就此而言,流行文化必须以它的利润完成者和实现者,即年轻的大众消费者为中心。因此,商业利润和市场利益将流行文化和消费观念紧紧捆绑在一起,成为美国 20 世纪最显著的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产业通过大众传媒操作的标准化、合理化大规模生产,对它的消费者(社会大众)施行自上而下的有目的地的观念引导、行为规范和意识整合。流行文化产业的整合表现在和实现于对大众自我意识的物化过程之中。个人意识被整合为一致性的社会集体意识或群体无意识状态。大众传媒对文化生产和接受的意识形态控制力量的作用非常突出。流行文化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在承担资本和技术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的同时,流行文化也为现代社会大众文化提供了相应的自由表现和表达空间,也为大众的自我意识表达提供了市场资源和商业操作渠道。文化霸权观是分析流行文化的产生背景和后果的有效理论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流行文化界可以被定义为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争夺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战场。伯明翰学

派反对把统治阶层、强势利益集团与社会普通大众、消费者,把主流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做简单的、非历史的、静态的二元对立的阐释和分析。在争夺文化霸权和引领社会文化观念的竞争和搏弈中,对立双方的意识形态互相作用于对方、影响并转化对方。大众作为被统治阶级,并不完全具有单纯的高度统一性和意识一致性,大众既不是纯粹的主流文化霸权的被动接受者,也不是纯粹的批判者和反抗者。大众在流行文化中生活于反抗与顺从的矛盾角色运动的转换过程中^[7]。这种新旧文化体系相互影响、渗透、承接和转换的过程分析,相当符合美国传统文化向现代都市消费文化转型的演化规律和路径。在人类历史上,曾经的边缘文化演变为主流文化的也不乏其例。在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在工业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所产生的流行文化上升为社会的主导意识,而成为主流文化;而以前的精英文化则成为社会的边缘和孤立意识。这种文化形态的交替发生在 20 世纪的美国。一种文化形态之所以流行必然有其大众社会基础。首先,它要顺应和满足社会大众普遍的精神渴望和心理诉求。其次,它必须具备取代主流文化的经济基础。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尤其如此。20 世纪美国流行文化涉及和影响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冲击着普通美国人的传统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流行文化在美国都市的兴起和扩张为美国新兴中产阶级新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丰富的形式,极大地侵蚀和颠覆了美国传统主流文化^[8]。

四、美国流行文化的社会历史维度

就文化形态而言,早期流行文化的出现是相对于一个社会精英主流文化而存在的。在欧洲文明体系中,日耳曼文明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而言,就是一种大众外来的流行文化而最后被融合为欧洲整体文明的一部分。作为刚刚兴起的非主流文化势力,它与大众文化相互依存而发展壮大,并逐渐被社会统治力量所接受进而推广。在美国,流行文化逐渐开始背离欧洲传统古典文化的基本基调,成为主要社会经济和商业势力接受、利用并且推广的文化形态。流行文化成长并上升为一个社会主导文化,必然经过与主流精英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妥协、磨合、融合的过程。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审美标准、价值观念

和行为方式演变的过程。分析和使用流行文化概念的时候,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理论的影响是显著的,特别是流行文化理论发展语境的限定。在这个语境限定之下,“大众文化”^[9]或者“流行文化”的定义被大大地简化和强化了其重要的特有内涵。“流行文化”所指对象或曰流行文化现象,就是在现代工业化、都市化社会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发展中,新兴的、具有极大发展潜力、大众化的文化现象和群体性、时尚型文化活动。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就是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主要就是美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与以往传统的文化类型和形态相比,流行文化呈现了完全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流行文化是大众文化的集中表现,就是社会流行观念、行为和现象的艺术、文学和文化的世俗表现形式。因此,流行文化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都市生活世俗化和商业化的产物。流行文化不仅仅以商品化模式为基础,而且本身就直接构成一种商品和商业的活动方式。其次,流行文化以现代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主要传播载体,并且在大众传媒的商业操作体制中流行和扩展。大众传媒的兴起为流行文化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最重要的集体动员手段和工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流行文化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大众消费型文化。这种以消费为导向的流行文化形态呈现出趣味性、娱乐性、时尚性、时髦性、通俗性特征,但是这些特性又与隐蔽和随意价值观输出的最终目的相混合,从而影响和左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取向。由于这3个基本特征,流行文化的兴起不仅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迫使它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体制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层次之间迅速选择和转型,以适应这种极端强势的商业文化模式。流行文化对高雅或体制文化的不断冲击,使当代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普遍的、连续的文化观念危机运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特别是流行文化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种普遍的整体社会文化危机感。文化的首要功能是为人们提供一定的生存意义和生活价值。文化构成的要义是为人类活动和行为提供普遍性、持续性和解释性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又被界定为发现和建立理想的精神活动。流行文化的破坏性特征首先是文化意义和价值的虚化、失效、无用和瓦解。相对于传统文化以宗教为内涵的精神至上原则,流行文化推行的是一种极端世俗化和实用化的非精神原则,即以个体的享受、娱乐和快感为动机和

目的。

由于这个根本文化原则的转换,从18世纪到20世纪,在传统文化衰落和崩溃的时代背景下,流行文化从发展初期就表现出一种精神颓废和价值虚无状态。现代文化的启蒙者雅克·卢梭成为现代文化的首个批判者,乃是因为他对这种精神溃败状态的预言家式的敏感和不满。卢梭以个体自我精神自由为人生目标,鄙视和抗议现代工业和商业文明确立的流行的社会化、同质化的生活方式,主张向自然的真实性和独立性回归。德国诗人兼作家席勒认为,现代都市和工业文明建立的是一种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信仰与追求相互分裂的文化价值观。在该文化体系中,人性的完整性被肢解和破坏了。重建完美人性的途径是对人的高雅审美教育和教化,建设为人的自由完整精神生活提供终极价值观的审美文化^[10]。理想主义者希望在物质繁荣和精神富足之间寻找和建立一种完美的平衡关系。以文化复古主义者马修·阿诺德为代表的欧洲传统文化保守主义者鄙视美国流行文化亦出于这种动机。阿诺德是一位古典完美主义者,笃信经典文学和高雅文化价值观是市场秩序的滥觞,强烈抵制所谓“媚俗”和“庸俗”的文化产品^[11]。丹尼·贝尔是多元意识价值观的化身,也是文化保守主义均衡文化观势力在美国的典型代表^[2]。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没能有效阻止美国流行文化在美国,甚至在全球继续流行和蔓延的趋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流行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恰恰符合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集体社会意识。在消费文化主导下的都市工业社会不需要深沉、厚重和严肃的所谓“高雅”文化,而需要所谓“快餐式”的文化娱乐消费产品,可以即时满足人们当下感官的刺激和物质需求,“更多”、“更快”、“更大”是流行文化的典型符号特征。拥有更多的消费手段和娱乐方式、享受和体验更快的通信交通工具、占有和炫耀更大的物质财富等行为观念成为人们成功的显著标志,并通过流行文化的传播方式渗透到更年轻一代的意识之中。流行文化从本质上说是年轻人的文化,就此而言,其蔓延势头似乎难以阻挡。

五、结 语

20世纪初,以消费伦理为基础的流行文化价值观侵蚀并最终取代了新教文化体系在美国社会的主导统治价值地位。伴随着这场文化冲突和碰撞的是

一系列流行文化现象和事件。凭借着其强大的政治感召力、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几乎遍及全球,并无时无刻和无处不在地施加其渗透力和扩张力^[12]。研究与看待美国流行文化的产生、兴起与后果,需要具备宏观的历史意识以及超越个人和团体的是非观念的伦理探究,也不能依据某个文化意识团体的价值观念而对具备整体社会意义的文化意识进行所谓的“道德审判”和“文化批判”。流行文化的产生与兴盛不是孤立、静止、局部和纯粹的文化历史事件,它紧密地伴随着并深深地根植在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移民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只有以更加广阔的视角与视野,超越“精英”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才能全面、深刻地揭示其发展规律和社会意义。1924 年,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发表了充满新鲜观点的开创性学术著作《七种充满活力的艺术》,从那时起,通俗(流行)文化便逐渐成了美国批评家和学者关注的一个严肃课题。关于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塞尔德斯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流行文化的深入研究^[13]。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批判了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试图提出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14]。20 世纪美国流行文化的全球盛行和扩张表现了某种“当代文化托勒密体系”的回归,并试图建立某种文化霸权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这种回归和企图也提出了文化领域中确立“哥白尼发现”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的必要性。这种二元观念的对立统一也使美国流行文化的研究能够尽量超越时空和狭隘观念的困境,从而具备一种全球视野和维度的审视与批判。

参考文献:

- [1] 王凤才. 启蒙精神的毁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观析评[J]. 山东社会科学,2004(9):39-43.
- [2] Bell 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M]. New York:Basic Books,1996.
- [3] Kissinger H.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M]. New York:Free Press,2002.
- [4] Bullock A, Trombley S. The new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M]. 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0.
- [5] Fiske J.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M]. Abingdon:Routledge,2010.
- [6] 卢瑟·利德基. 美国特性探索:社会和文化[M]. 龙治芳,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7]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M]. Now York:Interngtional Publishers Company,1971.
- [8] Susman W. Culture as history[M]. Washington D C:Smithsonian Books,1984.
- [9] Gasset J O Y.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M]. New York:W. W. North & Company,1985.
- [10]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戴光年,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 [11] 马修·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 韩敏中,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8.
- [12] Cunningham L, Reich J. Culture and values: a survey of the humanity[M]. Kentucky:Cengage Learning,2009.
- [13] 托马斯·英奇,龚文序. 美国通谷文化研究[J]. 美国研究,1989(3):141-160.
- [14] 喻中. 走出法学的托勒密体系[J]. 读书,2009(1):60-62.

Critical review of moder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ZHANG Xiao-li

(Department of English,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analyzes moder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by reviewing its history.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must be analyzed under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social context and the humanistic ideology. Based on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stance on popular culture,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emergence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 popular culture is in nature the rise of a cultural ideology in industry, metropolis, or an era of mass consumption. The study also makes some necessary supplement for Frankfurt school's mass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Key words: cultural criticism;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Frankfurt school; western dominant culture; consumption ethic; cultural hegemony; mass culture; elite culture